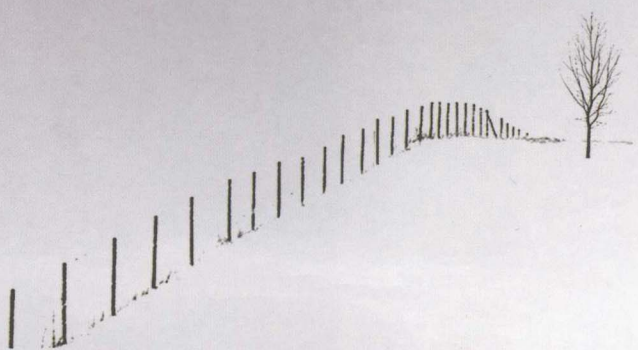




行走的信仰

又升起？
落下

又落下，
太阳升起

这样的吗？
每天都是
人活着，

赵晓
／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行走的信仰

又升起？
落下

又落下，
太阳升起
这样的吗？
每天都是
人活着，

赵晓
／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行走的信仰/赵晓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2. 4
ISBN 978 - 7 - 5063 - 6203 - 0

I. ①行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51289 号

行走的信仰

作 者: 赵 晓

责任编辑: 田小爽

装帧设计: 孙惟静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180 千

印张: 14.25

版次: 2012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203 - 0

定价: 26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1	1. 四 舅	26	14. 山羊妈妈
3	2. 生死观	29	15. 旱 井
4	3. 传 说	31	16. 延 续
6	4. 莲花山	32	17. 娘娘杏儿
7	5. 记 忆	34	18. 缅 怀
9	6. 生 活	35	19. 杏仁的威力
12	7. 风 景	38	20. 姥 爷
13	8. 六 道	41	21. 姥姥 药材及其他
15	9. 厕 所	43	22. 吃 醋
18	10. 小 学	44	23. 醋姑姑
20	11. 生 长	46	24. 贼麻花
22	12. 老 师	47	25. 莲 花
25	13. 弟弟铃铛	49	26. 山丹丹

52	27. 墙上的风景	82	40. 三 舅
54	28. 海拿花	84	41. “耍孩儿”和土长城
56	29. 隐 喻	86	42. 鬼 脸
57	30. 碾 盘	87	43. 人生如戏
60	31. 盼 来	89	44. 散 场
62	32. 换 亲	92	45. 桦 皮
64	33. 代 价	94	46. 母 亲
67	34. 死 亡	97	47. 婚 恋
70	35. 小 兵	99	48. 黄 毛
73	36. 二 舅	101	49. 染 发
77	37. 假 象	104	50. 盼望假期
78	38. 疯 子	105	51. 毛驴和“弘胭天”
81	39. 失 踪	106	52. 想亲亲

108	53. 儿时的伙伴	135	66. 坐台小姐
111	54. 红布和逢9	137	67. 错 觉
114	55. 绿 豆	139	68. 引 导
116	56. “150” 警察	142	69. 迷 失
118	57. 红云寺	143	70. 魔 宫
119	58. 抉 择	146	71. 幻 灭
120	59. 丧 事	149	72. 难言的结局
122	60. 三美人	152	73. 秘 密
124	61. 独眼看生活	154	74. 阴阳两界
127	62. 小 雪	157	75. 土豆和文物
128	63. 重 逢	160	76. 山 花
130	64. 恋 爱	162	77. 剪纸和面花
132	65. 重 生	163	78. 牛皮灯笼

165	79. 祛 邪	194	90. 临摹状态
168	80. 同病相怜	197	91. 生之痛
171	81. 破头瞎	200	92. 幻 觉
173	82. 二 丫	202	93. 分 娩
174	83. 替代雷锋	204	94. 女人心
177	84. 姻 缘	207	95. 梦想与现实
180	85. 离 婚	208	96. 沙尘暴
183	86. 关于童年的一点补充	210	97. 奇 遇
186	87. 危 机	214	98. 复 活
189	88. 家	215	99. 尾 声
191	89. 自 杀		

1. 四舅

四舅曾说，我瘸，可我的驴不瘸。不瘸的驴，让我骑，让我赶。卑微的人哪，总要养牲畜在身边才能活下去；高贵的人哪，不养牲畜但要养一些卑微的人在身边。

每当想到四舅的这句话，韩冬内心总是很复杂。她不想否定四舅的话，但她更想说，卑微与高贵其实和养不养牲畜、养不养人没有关系。卑微也好，高贵也罢，不过是人内在的一种精神气质而已。不过，韩冬倒是深刻地理解了四舅所要表达的感受。

儿时的韩冬不明白，四舅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卑微。四舅唯一的缺憾就是他那条小儿麻痹导致的瘸腿，可他却有只引以为荣的手。那只手，应该足以抵消瘸腿带来的缺憾啊！四舅有很高的绘画天分，自幼就有一手画墙围的好手艺。那手艺，不仅美化着莲花山人的生活，还可以糊口。韩冬觉得，四舅简直就是美的使者。每当四舅打开他的墙围工具箱，拿出画笔开始在墙上作画时，韩冬都会想到一个词：妙笔生花。

墙围画面上大都是知名的山水、建筑、花草鸟兽、一些古代人物和神话传说，什么桂林山水、天安门、牡丹、梅花、喜鹊、杨家将、

嫦娥奔月等。对于画面的内容，年幼的韩冬没有太多的思考。而当韩冬长大以后，突然有一天开始想：墙围画上除了喜鹊和山丹丹，其他的都是四舅凭借书本和想象力画出来的。那么，四舅为什么不画熟悉的莲花山呢？对于这个问题的准确答案，只有四舅心里明白。不过，这时的四舅已经不在人世了……

乡亲们喜欢四舅的墙围画，家家户户都拥有墙围画。从墙围的鲜艳程度上可以看出主人的家境，画面越亮丽主人越有钱。因为，只有家境殷实的人才有力为家里的墙围不断翻新。看着那些五彩斑斓的墙围，韩冬忍不住去想，如果没有四舅作画，人们的家里将会是怎样单调的情形？

四舅不会想这么简单的问题，他想的更多的是人的生、死。四舅曾说，人啊，高贵也好，卑微也罢，总之，要晃晃悠悠、晃晃悠悠地走完这一辈子。没有谁能像谷弘胭一样，小小年纪便看透了人生，早早地就走了……

那时，韩冬总是趴在四舅的背上。四舅晃动的肩膀，让韩冬觉得就像在摇篮里一样美好。

四舅走路一瘸一拐，很有节奏。在有节奏的步伐中，他常给韩冬讲一个故事。

四舅讲，谷弘胭当年走了之后，谷妈妈悲痛欲绝，她怀抱儿子余温犹存的身体向邻居求药，邻居说她疯了。谷妈妈全然没有理会，又独自上莲花山的红云寺叩拜观音菩萨，哭着求菩萨救活儿子。菩萨托梦对她说，救活谷弘胭可以，但需要你到一百户人家找一百颗土豆，一户人家一颗。谷妈妈高兴极了，满口答应下来。菩萨接着又说，每颗土豆都必须来自于没有经历过与亲人生离死别的家庭。谷妈妈没来得及多想，立刻挨家挨户地讨要土豆。人们纷纷把土豆给她，当她询问他们是否死过亲人时，他们总是叹息着回答，生老病死，谁不经

历呢？于是，谷妈妈慢慢地接受了生命无常的现实。

四舅说，人啊，说走就走了。谷弘胭那么小，就走得那么利索干净。走有什么？我也会，咳！往山崖下一迈，不就走了吗？那时，在四舅背上的韩冬每当睡意蒙眬的时候，就会在这句话里清醒。然后，她不由自主地仰起小脑袋，望着高耸入云的莲花山去想谷弘胭。她虽然想不出谷弘胭的模样，但她从身边所有人的口里知道谷弘胭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她甚至可以确认，在莲花山人的心里，谷弘胭的形象远远比莲花山更高大。

四舅还说，走了能怎么样呢？走就是死，死无非就是生的另一部分，既有生命，就无法逃避死亡。死，怕什么？！6岁的韩冬听到这儿，不由得打个冷战。二十多年后，四舅果然走了，他带着画墙围的工具箱、钟爱的山丹丹花，和他的毛驴一起走向了莲花山的万丈深渊……

2. 生死观

立在四舅的坟头前，韩冬悲痛万分，而姥姥却异常平静地说：“他带走了墙围工具箱，带走了山丹丹，到了那头，也可以继续画墙围、画山丹丹。他走了也好哇——，有毛驴和他做伴呢！咱莲花山人哪，不怕走的，谁让咱是谷弘胭的后人呢？再说，主动投奔谷弘胭，总比让黑无常、白无常上门叫有骨气吧！”

姥姥虽然平静，却泪流成行。韩冬想哭，但没有眼泪。姥姥凌乱的白发在风中缓缓地飘着，传递给韩冬的是无尽的悲凉。连绵起伏的山梁，似乎也在微风中颤抖。韩冬有些恍惚，此时此刻，她才明白，平静包裹中的悲痛和欲哭无泪的哀伤，竟然是如此钻心地疼痛并难以

言说……

姥姥说，四舅肯定和谷弘胭在一起。更多的人说，谷弘胭一定带着四舅打开了新的通道，在另一个世界里正逍遥自在地为更多的人画着墙围画呢。韩冬愿意相信姥姥和大家的话，她有理由相信，四舅的“走”和谷弘胭的“走”一样，是源于对生命起止感受的透彻。

莲花山人觉得，人自杀之后的灵魂、冤屈致死者的灵魂、因意外而导致去世者的灵魂，都会成为谷弘胭的部下；而那些阳寿到头，却不想死的人将会被黑白无常强行带走。莲花山人从不说“死”，而是把“死”叫“走”。死，让人听着很残酷；走，给人的感觉却很从容。对死亡看似很从容的莲花山人，不是不珍爱自己的生命，而是对于生死轮回有着他们独到的理解。这份独到的理解，的确与谷弘胭有关……

3. 传说

谷弘胭是莲花村的一个小孩，许多许多年前的一个小男孩。

谷弘胭7岁时问他的母亲：妈妈，人活着，每天都是这样的吗？太阳升起又落下，落下又升起？他的母亲回答说：是啊，天天如此。于是，小男孩找了一根绳子，到村头的庙宇，在庙宇的房梁上上吊死了。

据说，谷弘胭到了阴曹地府之后，阎王爷也钦佩他自我了断的勇气。不过，遗憾的是他的阳寿没到，不能落户阴间。于是，他在阴间就成了没有户口、没有住所、没有收入的“三无鬼魂”。按理说，他只能和其他三无鬼魂一样到处游荡，但阎王为了表示自己对他的钦佩之情，就封谷弘胭为“孤野官”，让他管理所有的三无鬼魂。同时，

阎王爷还给了谷弘胭权力，让他索要坏人的命。

莲花山人为了纪念谷弘胭，不但在办理丧事仪式时有了死者亲人祭拜谷弘胭的环节，还在那个房梁上用红绳子拴了一块剪成七条的红布。没有谁能说清楚，“红布”代表的是什么，但“七条”的意思在莲花山脚下却妇孺皆知。7岁就结束生命的谷弘胭，自然就是七条“魂”。由此推断，那红布应该是代表“魂”，而那“七条”自然仅仅是数量了。

直到今天，莲花山下的老人还固执地说，人的体内有十二条“魂”。这些“魂”从人降生之日起，就陆陆续续进入人体，每年进一个，累积到12岁时十二条“魂”也就完成了任务。人只有拥有十二条“魂”后，才算“成人”。因此，莲花山脚下12岁的孩子，大都会被父母按成年人的标准去要求。他们稚嫩的肩膀，早早地扛起了生活的重担。他们可以不写作业，但必须要带弟弟、妹妹；他们可以辍学，但一定要学会锄地拉犁、劈柴做饭。为此，常有不少孩子抱怨自己没有谷弘胭的勇气。

谷弘胭自杀的那座庙宇，后来逐渐演变成了莲花村的学校。姥爷不止一次地对韩冬说，当年谷弘胭死时，那座庙宇雕梁画栋，建筑十分考究，庙里还有形态各异的罗汉、侍女彩色泥塑。不过，在韩冬的幼年时代，莲花山学校的房子已经相当陈旧了。教室里不声不响的桌椅板凳和墙上挂着的雷锋像，让韩冬很难想象，当年的罗汉和侍女，带着怎样的眼神来观望一个7岁的小男孩在这里上吊呢？倒是房顶上的“双龙碑头”砖雕，能让韩冬想象出当年庙宇的气势。

学校其中一间房子的房梁上，始终挂着纪念谷弘胭的红布。那块布被蜘蛛网和灰尘所笼罩，虽然破烂不堪，但它在风中飘忽的样子却充满了神秘、鬼魅的色彩。难道，这里就安放着重谷弘胭的灵魂吗？如果是，那谷弘胭会不会也在听老师讲课？

幼年时的韩冬喜欢听教室里传来的读书声。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，陪伴韩冬度过许多天高云淡的日子。她经常骑在学校的墙头上，看校园里嬉闹的场面。最后，她的目光会聚焦在房梁的红布上，然后再望着起起落落的太阳，浮想联翩……

韩冬不爱说话，却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。

韩冬不爱运动，却有一个停不下来的小脑瓜。

4. 莲花山

莲花山在韩冬的眼里是生动的，在韩冬的脑瓜里是鲜活的。韩冬从婴儿时开始，就和姥姥全家住在晋北黄土高坡上的那座莲花山脚下。

莲花山还叫紫荆山，关于“紫荆山”这个名称是有由来的。当地的资料显示，北魏时期的石碑上刻的《景传》里有这样的记载：

汉武帝时，北方的羌族为了抢夺中原，连年聚草囤粮，操练兵马。汉武帝得知这个消息，立刻派大臣苏武到匈奴去讲和。苏武路过莲花山，看到满山遍野紫藤缠绕，如同繁星的紫荆花美丽得令人咋舌，于是，他就为莲花山取名为紫荆山。不过，因为山的形状像莲花，所以，当地的乡亲们都叫莲花山。乡亲们说，除此以外，他们还觉得叫小名亲切。他们认为，莲花山是小名，紫荆山是莲花山在地图上的名字，是大名。

远远地望去，主峰海拔2700多米的大山，的确像一朵俯卧在天地之间的巨型睡莲。奇妙的莲花山，无论山坡上的季节如何变换，山顶上都是皑皑白雪，迄今为止，韩冬仍然觉得那是她记忆中的一个奇观。

莲花山山峦像巨大的屏障，绵延起伏地环绕着山脚下的村庄。村庄俯卧在莲花山怀抱里，安宁而沉静。本来，黄土高坡上一年四季夹杂着沙尘的风都特别大，但狂风越不过莲花山。山峰把高坡上的风滤成了细流，风中也只有轻微的浮尘残留。带着浮尘的风如同奇异的指尖一样，和空气缠绕在一起，抚摸着房顶上的缕缕炊烟、抚摸着墙头上柔软的狗尾巴草，以及人们院子里结伴而生的杏树。

多年来，莲花山一直盘踞在韩冬的心头。它四季变换的景色和夜半时分的幽暗荒凉，常常在韩冬的梦中不期而至。它幽远绵长，在岁月的风尘中岿然屹立。它顶天立地的姿态，成了韩冬心里唯一的风景。

记忆中的莲花山，给韩冬挥之不去的庄严感和亲切感。那份庄严和亲切互相交融的氛围，就像一叠陈年的老照片，将奇妙的峰峦和山上的原始森林一一展现。照片变换着它的角度和位置，时而俯视韩冬，时而面对韩冬。它时而让韩冬感觉模糊，时而让韩冬觉得清晰。就这样，它在韩冬的记忆里陆续闪现，充满了静谧的美感。

遗憾的是，这么优美的景色，却没有被四舅画在墙围上。难道，四舅不爱莲花山吗？

5. 记忆

韩冬在摇篮的岁月时，莲花山很丰富，它拥有一个药材厂和一支专门运送药材的毛驴队伍。药材厂与莲花山遥遥相望，自山坳而来的

毛驴队伍浩浩荡荡蜿蜒在路上，一直通向广阔的平原，直达几十里之外的药材厂。

莲花山村口有个小小的收购站，每当毛驴把背篓里运载的药材带到村口时，空气里就有了混合的味道。新挖的药材味、驴身上特有的野味，以及山涧的清新味都搅和在一起，不声不响地沿山路散布在村庄的上空。

温顺的毛驴是莲花山人重要的交通工具。从毛驴身上的行头，可以看到人们对它们的喜爱程度。毛驴的褡裢和孩子们的屁帘、肚兜一样漂亮；毛驴的铁掌比孩子们的鞋子更合脚、更漂亮。韩冬喜欢听毛驴的铁掌敲打石头路的声响。莲花村街头白花花的石头，似乎只有在毛驴经过时才会变得有活力。驴背上的人偶尔甩甩鞭子，空气中又有了响亮的鞭响。驴蹄子有节奏的敲打声和鞭梢长长的尾音，常常会缓缓地回荡在莲花山的空谷之中。

驴背上的男人清一色的蓝衣裤，女人一律是亮堂堂的红衣裳。韩冬搞不懂，为什么莲花山的男人偏爱蓝色女人偏爱红色？蓝色的男人让静默的山峦更显得肃穆，红色的女人让莲花山有了鲜亮的动感。

莲花山女人喜欢戴自制的六道珠手链，这样不仅可以辟邪，还可以引起他人的关注。女人们的双手越粗糙，越能得到人的称赞。因为，手的粗糙程度是衡量一个人干活多少的标准之一。除了手链，女人们还喜欢在耳朵眼上下工夫。她们打了眼的耳垂大都戴着纽扣，金银打造的耳环对于她们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，廉价的纽扣和她们的耳朵才更和谐。莲花山男人习惯在耳朵上夹根香烟，他们觉得这样抽起来不仅方便还更有气派。一个没有烟抽的男人，在莲花村是有失尊严的。男人们还喜欢穿手纳的千层底鞋子，那柔软的鞋底里是女人千针万线的柔情。不管脚下的路多么崎岖，踩着女人柔情的男人不会觉得疲惫。

骑着毛驴的莲花山人，踏着晨光上路，背着夕阳回家。家是男人卸去疲惫的驿站；家是女人继续劳碌的场所。“男耕女织”，应该是古老的莲花山村里延续的观念，而这里的人们并非如此。

女人和男人一样牵着毛驴在田野上忙碌，但回到家后，女人还要做饭，喂猪、喂鸡、喂羊、喂驴，并且喂养成群的孩子。她们不仅要男人的胃塞满，睡觉前还要由着男人的性子去做成人的游戏。成家的男人都觉得自己是顶梁柱，只要沾边干家务，顶梁柱似乎就会受损。更可怕的是，如果男人干家务就被人列入“妻管严”的行列。

妻管严意味着怕老婆，而怕不怕老婆，是莲花山男人衡量他们是否怯懦无能的标准，哪个男人都不愿做一个怕老婆的人。“怕老婆”在莲花山人眼里是诡秘和忌讳的，成年人都知道，那仿佛就是男人性无能的表现。

莲花山男人对于自己的女人，恐怕一生都难以理解尊重的含义，所以，也不可能尊重自己的女人。在他们的眼里，自己的女人就是自家的干活的工具，可以随便使、随便用。工具就在他们手中，支配工具是他们理所当然的权利。对于保护工具要尽的义务，他们认为就是夜晚辛勤地耕种，让女人分娩出一个又一个延续他们彼此的小生命。

6. 生活

莲花山人喜欢敞亮的生活，他们无论到田间地头干活时间多长，到左邻右舍聊天时间多长，都不需要锁门。那一扇扇敞开的门，就像坦坦荡荡的莲花山人。敞着门的、从没有丢过东西的山里人谈到城里人那隐藏着眼睛的防盗门时，总会不屑一顾地说，门是防小人的，不

用防君子！不必具备防备能力的他们，当然也有理由是君子。

人们住的三间房，进门就是“堂厅”，然后是东西厢房。厢房大都有长长的通铺，人们把通铺叫做“顺山大炕”。顺山大炕一般可以睡10至15人，全家不分男女老幼，都睡在大炕上，包括来客。

有内容丰富的墙围画陪衬，无论炕头怎么样都不会显得空旷。炕上的油布和墙围画交相辉映，点缀着人们的房间，给人以蓬荜生辉的感觉。油布画上的花草鸟兽和墙围画一样，充分地显示了民间绘画艺术的魅力。油布有清漆笼罩，显得很有光泽。凡是有墙围和油布的人家，不管家里的摆设如何简陋，都不会显得单调、没有生机。

油布上风干的清漆味经久不散。每当灶膛里生了大火之后，热炕头上被蒸发的油漆味便满屋子散开。有了淡淡的油漆味，人们的睡梦才更加香甜，因为，油布特有的光滑让人有了安全感。在油布没有走进莲花山之前，人们铺的是高粱秆皮做的炕席。纹路清晰的席子，总会在黑暗中自动剥离出尖细如针的细条，惩罚睡觉不老实的人。不少人一觉起来，就要咬着牙根拔掉身上的“刺”。

像针一样的细条被莲花山人叫做刺。“刺”带着杀伤力，人们对它的命名体现出锐利的质感。这种一针见血的称呼，足可以提高自身的防范意识。如果有人在炕席上挪动时，旁边的人总会提醒说：注意点，千万别扎上刺。所以，人们对炕席带着敬畏，上炕之前会认真地抖落掉脚上的尘土。

莲花山的路上铺的是白花花石头，但人们的鞋子里却总是装着黄土和细沙。那黄土和细沙似乎绵绵不断，要陪他们走完一生。莲花山人从不习惯洗脚、穿袜子，却习惯磕打鞋帮和脚。人们磕打的姿势，带着山里人共有的特性。每当上炕前，他们就抬起脚坐到炕沿上，抬腿脱下鞋子，灵活无比地抖动着脚指头，专心致志地磕鞋帮，不管面前有谁，不管身边有什么饭菜，也不管经久不洗、被污垢所包裹的脚